

✓ 考工记^①(节选)

王安忆

学习提示

1. 先秦典籍《考工记》是一部手工技艺汇编文献，记载了“百工”这一职业的存在及各种工艺的规范及体系。王安忆写《考工记》，却是带着历史的长焦，描述一位上海洋场小开，逐步蜕变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过程。

2. 陈家老宅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意象，也是王安忆再现历史的巧妙切口。老宅和主人公陈书玉的命运，和外在社会现实的变迁同幅共振，器物不仅是负载了历史的言说，更成为人心人性人情微妙变幻的映射，人和老宅、人与历史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隐喻、对位同构的关系，这正是王安忆的器物美学深蕴的意义内涵。

3. 小说不是专攻器物描写，而是在廓大的历史视野中，将器物、建筑和风俗、人情、现实交织交融，互相渗透，通过以小见大的笔法，将日常生活和宏大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

南汇一家来到^②，卸去了庶务，脱得身，再去找事做。物价飞涨，虽短不了一碗饭，零花钱就不凑手了。他找朱朱，朱朱自己也赋闲着，有太太辖制，舞场也不去了。在家养着，人白胖许多，与路上的饥民形成对照。这白胖却也显老，成了一个中年人。看见陈书玉，露出欣喜来，显然憋苦了，想起“四小开”潇洒的日子，情不能自禁。嘴里吵着要请饭，眼睛在太太的脸上流连。太太说外面有什么吃的，弄不巧还染上痢疾，就在屋里吧！朱太太手上牵一个孩子，看腰身，怀里又有一个。朱朱诺诺着，意气有些消沉，脸色也委顿下来。这一餐饭丰盛得很，陈书玉好久

① 选自《考工记》，王安忆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考工记》最初发表在《花城》杂志2018年第5期。小说描写了一位上海的没落世家子弟陈书玉和他的老宅“煮书亭”跨越六十载绵延辗转、跌宕起伏的故事。故事从20世纪40年代抗战末期说起，年轻的陈书玉经历战乱、跋山涉水，终于从南迁的大后方回到了上海，昔日故交“西厢四小开”都零落星散，他只能和大虞、朱朱重聚，但不久大虞因父亲获罪举家迁往乡下，朱朱也转道香港。上海解放后，陈书玉为了解决生计，成了一位小学教师，老宅成了萦绕在他心头的巨大的包袱，他主动把老宅出让给街道办瓶盖厂，自己则蜗居在祖宅的一角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在六十年的人生岁月中，他的命运和老宅休戚相关，从无视老宅、甚至想要抛弃它，到一点点地欣赏它、保护它，最终起意要修葺它，人与老宅之间既互相庇佑，又互相成全。同时借主人公陈书玉的阅历和命运，王安忆又勾勒出一部低回慢转、别有洞天的上海别传。
② 南汇一家：在小说中指的是陈书玉家在南汇乡下的一门远亲，战乱中举家投奔陈家老宅，在他家做起了帮佣，但也增加了家里的开销。

朱太太(冉莹玲)在小说中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她在朱朱落难入狱时对他不离不弃，陈书玉也为了搭救朱朱四处奔走，朱太太也是锦衣玉食过惯的人，但遭遇坎坷与变故，却能从容不迫，情深义重，陈书玉把对她的那份爱怜深深藏在了心底。

奚子的“弟弟”和奚子一样，也是一个革命者，与陈书玉在南迁的路上结缘。也是因为他，陈书玉此后人生中的几次关坎，最终都化险为夷，柳暗花明。

面对当时的历史跌转、时代变故，王安忆擅长以小见大，举重若轻，从对芸芸众生日常琐碎生活的细腻描摹中，映照出时代错综复杂的背影，也为那个时期的上海史书写提供了别样视角。对大虞家经营木器店的生意经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没有放量进食，此刻又没胃口了，朱太太就像读书时代的学监，促进人的自觉性。餐桌铺着抽绣的桌布，小孩子在矮凳上，系了围兜，有模有样地用餐。一个女佣照顾两头，添汤加饭，筷子碰落地上，立即递上干净的一双。因为紧张，陈书玉总共碰落两次，一个人用了三双筷。不仅是他，连朱朱都像是客人，轻浮放浪收敛起来，婚姻的驯化能力是很强大的。

出了朱朱家，弯道去奚子家看看，或许回来了也不定。奚子没有回来，悻悻然出弄堂。正午的太阳，从茂密的梧桐叶里，撒下一地亮斑，茫然穿行其间。忽听有人喊“陈书玉”，不确定是叫他，也许有另一个“陈书玉”。但还是刹住车把，一腿着地，跨在前杠上，试探地左右看。光影闪烁，眼睛都花了，一个长衫人，礼帽下一张笑脸，越来越近，原来是奚子的“弟弟”。他喜从心来，踉跄迈下车，一双手已经热烘烘地握过来。你到哪里去了！他脱口说道，声音里带着哽咽。“弟弟”笑着，只是不松手。他有无穷的话要说，最终一句没说，也是笑。这些日子呀，就他一个人，过的时候不觉得，回头看，多少的难和寂寞，全扑面而来。两人站在午后的林荫里，好像在另一个世代，死生契阔的情景里。

停了停，稍平息情绪，“弟弟”问起近况，他直言告之，正奔走一份职业。“弟弟”问想做什么，他说平生没做过什么，身无长技，学历仅断续的三年，身体也没有训练，可说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自己忖忖，小公司做个文员尚可凑合。“弟弟”从公文包里掏出纸笔，垫着写一封短信。这动作使他想起青木关分别的时候，也是摸出纸笔，写下字条，那一张字条还在呢！从长衫礼帽和公文包看，“弟弟”的境遇不错，有发达的气象。字条写给一所立志小学，校名取自校长“王钧志”中的一个字，想来还是办学的人。底下的落款却与上一回不同，又是一个。那所学校在一条长弄里，这样的学校遍地皆是，他暂不打算应聘，因不到万不得已。将纸条叠起收好，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像走在万花筒里，玻璃棱片折射辉映的中心，渐渐远成一个光斑，然后一跃，不见了。

这天的下半日，是在大虞的木器店里度过。大虞家的木器生意，关停几家，雇工也打发一半，余下海格路停柩所的西洋棺材铺和南市红木作坊。内战激烈，中原逐鹿，后方人心则在拉锯。无产无业倒安稳，不论谁在朝，皇帝还是总统，都要有百姓在野。豪门阔户上等社会也不要紧，四海之内皆可栖身，早已经跑去和平世界。最为惶遽的是中产人家，资本市场发起，保守党和革命党都是对头，又都是靠山，不知何去何从，有奈何的投石问路，无奈何的测字算命，哪有心思置产！定制的活计儿近于零。从概

率出发，去留各一半，都不在少数。那举家搬迁的，细软随身携带和车船托运，沉重的家私就只能就地处理。先有人来问收不收，三钱不值两钱的，虞老板脑筋一转，就成了新营生。沪上都知道他识货，又有出货的渠道，不是有许多意国人交道吗？欧战胜利，侨民们络绎回归原籍，都要带些中国特色的器物，大到宁式眠床、高柜、长案，小到挂屏、茶几、窗扇，甚至一只马桶，描金画凤的，提攀垮在淑女臂弯里，摇摇晃晃上船。虞老板将后堂的工场清空，再又租下背面街上几间空店铺，打通，贯穿起来，全作仓库用，堆满红木家具。前头的门面依旧是原先的三尺柜台，左右邻有闲置的房屋，并不吃进，由它们空着去，怕的是树大招风。即便如此谨慎，名声还是出去了。做生意，讲究人脉，许多交易都是一生二，二生三，朋友的朋友，故旧的故旧，像树上发的枝权，虞老板却都要理清根源。收购旧货最怕赃物，弄不好都能牵涉诉讼。这一日，一位先生带了朋友的手书，送来一套海南檀明式厅堂家具，依惯例，买家先开价，对方却破天荒没有还价，而是一口应下，仿佛有些急躁，半个时辰即成交。虞老板赚了，难免觉得亏心，以为客人会生悔意，再来找补，想不到那人一去不回。后来事发，在另一路上，但也应了当时的不安。

陈书玉在大虞家的店堂，走进去，好比家具博览会。沪上有钱人多是新富，用物往往中西并举，欧派的洛可可风与晚清奢靡可说殊途同归，交互作用，螺钿、牙雕、贴金、描银，一派锦绣繁华；明式的简约素朴，又应和现代主义潮流。陈书玉受祖父影响，倾向清式，大虞则崇尚明代。前者富丽，后者清雅，各有千秋。可陈书玉还是不能服气，那两米高的橱面上浮凸的鸟兽人物，浩如烟海，一壁墙的博古架，以枝形和花蕊区隔，连绵逶迤。大虞以格局论，大和小无法等量齐观；他坚持物事不在大小，而在积少成多，聚沙也能成塔。大虞笑他是暴发户，他笑大虞冬烘。两人在家具城的狭弄穿行，一行一行过去，眼前陡然一亮，原来走到尽头，站在一方光明里。迈出门，只见江水滔滔，桅杆林立，水鸟嘎嘎鸣叫，盘旋不去。争执停住，静下来，却生出一股怅惘，好比旧词中唱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生命变得渺小了。

自后，陈书玉每日都往大虞地方跑一趟。大虞手里做些小活，从旧物上临下一式花样，铁线莲的须蔓翻卷缠绕，丝丝入扣。虽然生性喜欢简明，但手艺活却让他迷恋细节，从远处讲，受教于文艺复兴里的世俗心，近处来说，生在上海，一个美丽的物质世界，无论精神多么旷远，现实都是结实和饱满。大虞打样，陈书玉做什么？修钟表。铺子里有一架西洋钟，从一名葡萄牙人手里收下的。这葡国水手喝得烂醉，倚在咸水妹身上，急着买春，

老宅、家具这样的器物，无声无息，但却都是记录时代和历史印记的载体，对它们的品鉴，表面上看是对一种技艺或者趣味的认同，殊不知是它们所承载的历史对人心和人性的一种归拢和训诫。王安忆最后这句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下子从具体的器物上升到了历史喟叹和生命哲思，气象豁然开朗。

技艺的具体、结实、细腻和充满烟火气，与上海的城市精神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借着陈书玉对技艺的着迷，王安忆也巧妙地写出了主人公和这座城市相生相依的奥秘。

将座钟往柜面上一推，伙计只当打发乞讨的，送出去几个钱，人就不见了。也不知在哪个口岸劫来的，木底子上，一群牙雕的小天使托着钟盘，钟却不能走，执意停在十二点差几分的位置，仿佛永恒的时间。陈书玉拆出机芯，镊子拨一拨，全盘皆动，就知道齿轮的咬合与传送还有效。他是学工的出身，动力的基本原理其实差不多。铁道是个庞然大物，分工成无数的局部，而这个小芯子，却是全体。他被完整的精密度迷住了，领略到机械的趣味，将一小点能量无限增值，有点像中国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后来，大虞建议他在红木铺挂牌修理钟表，多点少点也是一口饭。其时，家里的经济也到捉襟见肘。趁胜利之际，大妹妹出阁，减去一口，在家的堂兄弟却添丁，加一口人，总数持平，但物价飞涨，存蓄就缩水了。修理钟表的报酬，既要缴付大伯家膳费，又要向父母家尽赡养道义，两边还不能明着给，生怕起芥蒂。自己的零用钱没了出处，中午饭都是在大虞家白吃。偶尔地，晚上出去兜风坐咖啡馆跳舞，也是大虞做东。好在大虞并不属意舞场，只是听舞曲，他也不必下池，免去买舞票请舞伴的花销。两人坐在茶桌边作壁上观，仿佛在看当年的自己，以及自己的兄弟淘，还有姐妹淘。但没有采采，采采个头高，倘若在里面，就是鹤立鸡群。那时候真好心情，好兴致，不过三年光景，却好像一个世代。坐到十点，至多十一点，歌舞正值高潮，风起云涌的，他俩起身离开了。街灯下，奥斯汀汽车接龙般排成行，车身散发蜡光，有接舞伴出台的，也有送歌星进场的，车门打开，一双纤足，踩着细高的鞋跟落地，或者收起，车门关闭，一道流星似的驶去。

这段从大处开笔，写上海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离乱与破碎，遽尔就转向陈书玉一家的日常生计，起承转合，并不觉突兀，这得益于王安忆善于大中写小、小中见大的笔法，历史风云和日常生活枝叶相关，融为一体。

这上海实在是个奇异的地方，一方面，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不要说别的，单凭两件事，一是警笛的啸声，尤其夜间，锐叫着穿越城市的心脏，令人胆寒，夜哭郎都噤声了；二是十六铺客轮码头。日夜壅塞候船的人，黄牛兜售黑市船票，票价见风长，那船呢，就是不来。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来迟姗姗，不来还有条命，一旦来到，命就危险了。有挤落到水里的，有踩在脚板底下的，有被锚链甩着的，哭喊声回荡，可离开一条街都听不见，好像装进闷罐里，又好像，房屋都是隔音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又在柴米油盐寻常道里。像陈书玉家，那宅子里拥簇着人，但被生计压迫着，分不出闲心和闲气，所以，日子难归难，却同心同德，倒比以往安静。这一年，祖父八十五寿，家人们便商议办一办，虽不能够战前的排场，寿面总是吃得起的。持家的女人们想好了，杀几只鸡，压几箩面条，老人家和儿子，陪几位故旧老亲，用一桌酒菜，其余女眷和孙辈只吃面。有祝寿的宾友，也吃

面。事实上，停了几代经营，交际有限得很，多是小一代的往来，供一碗鸡汤面也说得过去了。

到了日子，前门敞开，轿厅、花厅、过廊、前后天井、左右院子，早几日洒扫几遍，镜面一般。倒伏的草木扶起，或者索性锄去，倒清爽舒朗。门扉和窗棂统统洗过，堂上的桌椅也洗过。阶前的两口大缸，换了洁净雨水，新放几条鲫鱼，扑哧扑哧摆尾。落地门拔了销，两边叠起，向南敞开。椅垫桌围翻出来，系上去，瓷瓶上贴了“寿”字，迎门的壁上是大大的“寿”字。老大爷坐案子左手，右手是老太太，地上一溜蒲团，按辈分依序磕头。轮到孙子，不会走路的就由他娘抱在手里代磕一个。仓房住的南汇一家，男的称张爸，女的则是张妈，最后一轮磕过，天就近午了。圆桌摆上，居中为首一桌，左右各一桌，下首各又一桌，共五桌。老大爷嘱咐主桌上的熏青鱼白切鸡分下去，“分余”“分吉”讨个口彩，一盘寿桃也分完了，然后方才暖酒喝将起来。

陈书玉坐左上首一桌，带两个朋友，一个自然是大虞，另一个，人称谭小姐，是大虞家红木铺后门的街坊，也在柜台上占一个角，挂牌绒线社。谭小姐自家的营业是木柴行，多少是依着虞家的生意起炉灶。谭小姐读的是新学，风气开放，自由恋爱一个男同学，交道两年，男同学又爱上另一个女同学，因人是“自由”的。谭小姐情理两失，日日以泪洗面，深觉人生聊无意义可言。家中就这一个独女，凡事纵容，不想有如今下场，无限劝说也无结果，最后，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由父亲出面宣布：新文化向来主张女子独立，连媒聘大事都自己做主，人格独立先要经济独立，本已是成人之年龄，需自谋生存才好，大人借贷三百斤绒线，开个绒线社，做得了就做，做不了父母总会接盘，养儿女不就是还债？一番话激起志气，还是父亲出面，借虞家地方，经营起来。有了事做，精神就有寄托，心情渐渐平复。无可奈何花落去，看不开又能怎样？理智回来了，笑容从此失去，活泼的性子收起来了。就这样，每日里，这二男一女，各行各事，气氛即使沉闷，但也是宁静。

大虞头一回到陈书玉家，颇有惊艳之感。他知道些陈家的渊源，也知道已然在末梢，没曾想还有这么一处宅子，就想起一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长辈面，不好意思胡乱走动和说话，只转了头看四周。偌大的敞厅，无柱无梁，仅凭四角的斗拱承托起一座楼。听家中大人说过紫禁城角楼的营造，多少工匠手足无措，后来大师傅做梦，见鲁班宗师手提一具蟋蟀笼立在跟前，灵光一闪，有了！大虞自己读过书，又在美术学校旁听课程，知道古希腊建筑历史，依次有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

这段描写很少用主语，都是用短句或短语连缀，富有生活气息的日常细节的描摹，显得活泼、轻灵，既写出了上海人家当时的礼节风俗，也凸显出上海人过生活讲究的实惠与实在。

王安忆用工笔画的写法，细腻地描摹陈家老宅的精巧设计和历史演绎，一边写，一边喟叹，让读者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中国传统建筑技艺的精湛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科林斯柱式，而中国的斗拱一网打尽，全局改变，还更显出身份。从他坐的位置看出去，侧看门头一角，砖雕一层一层套进去，按西洋技法称，应作“深浮雕”，活脱脱一台戏。蓝采和的花篮里，伸出一枝海棠，险伶伶挂在边框外，与其相对的，张果老坐骑的驴头，额上一撮璎珞，是飘上去，将落未落的那一刻。细节是琐碎了，趣味也有些小，和宅子的严肃端庄不相符，可是天真呀，有意思呀，而且，见得写实功夫。天井里青砖铺设，望得见月洞门外一片地坪，用的是花砖，赭红和松绿。吃饱的孩子下了桌，在院子抽陀螺玩。陀螺溜溜转，丁零零响，就知道这地砖不是一般。听大人说过苏州有一种金砖，起自于皇城大都的营造，采土和泥，反复踩踏捣练；再使布袋兜着滤浆，就像水磨粉；制成胚，阴干后方才进窑；草糠熏三十日，片柴烧三十日，干柴烧三十日，最后，松枝烧四十日；起窑出来浸在桐油里，又数十个昼夜。弄不巧就是它！沪上富户虽多，可都是新发的，没什么来历，也没见识，仗了有钱，穷糟蹋。就像这伙子小孩，金砖地上抽陀螺，每一鞭都像抽在他身上，不自禁一咧嘴。吃完面，和谭小姐一并离席，拜辞老寿星。陈书玉送客，穿廊过院，一脚跨出门又返身，抬头望一望宅子，眼睛停在屋脊，移不动了。

这两段通过大虞的视角端详陈家老宅，颇有意味。大虞是祖传木工、手艺人，这老宅技艺的机巧、精湛和破败中仍旧庄严高雅的气象，只有他能够最深切地体悟。此后，大虞又多次探访老宅，也正是在大虞的提醒和点拨下，陈书玉对老宅的印象开始改观，从无视和厌弃它，逐渐转为欣赏和珍视，最后要为保存和修缮老宅四处奔走。

顶上一列脊兽，形态各异，琉璃的材质；檐口的瓦当，瓦当上的钉帽，前端的滴水，全是釉陶。前一夜下了雨，今日太阳出，于是晶莹剔透，光彩熠熠。低头看一眼那少主人，浑然不觉的样子，又可惜又可怜，说一句：阿陈你是坐在金盆里洗澡啊！又追一句：泼洗澡水不要把澡盆泼出去啊！阿陈说：我倒愿意是你家的木头脚盆。谭小姐一旁插嘴道：金盆银盆抵不上一只米饭碗。那两人问：什么意思？谭小姐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说罢抬脚迈出门槛，两人更不解了，懵懂跟着迈出去。陈书玉站在门前，目送二人的背影，发现对面的房屋又涌过来一层，几乎贴住鼻子，沪谚说的“碰鼻子转弯”。一愣神，那两人已经转过去，看不见了。



思考与练习

1. 请通读全书，思考主人公陈书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安忆通过他的人生命运，希望传达出一种怎样的生命态度和怎样的一种城市精神？
2. 王安忆给这部小说取名为“考工记”，显然寄托了她的多重意蕴。请在通读全书后，思考一下《考工记》这一小说题名的含义。



王安忆(1954—)，出生于江苏南京，作家茹志鹃次女。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担任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编辑，1980年曾入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同年于《北京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等“雯雯”系列小说开始受到关注，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并于1998年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0年，作品《长恨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安忆的创作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文学题材和生活经验，擅长以敏感高超的领悟力来控制微妙的故事气氛与人物心理变化，并且把握得极其细腻准确，通过柴米生计的平凡故事，展现对人的生存状态和人性本体世界的关怀。早期小说多情感抒发，后逐渐趋于冷静和细致。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多以知青为题材，之后则着力于人的生命本相和丰富人性的探索，代表作如“三恋”系列等；1990年代后开始转向新的叙事风格，以《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等为代表，思考时代、历史和文化等对个体生存的影响。新世纪后她陆续推出了《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启蒙时代》《天香》《考工记》《一把刀，千个字》等作品。王安忆温柔细腻的女性特色与饱含其中内省多思的品格，使其成为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王安忆在过去30年不断于写作中突破自我，每篇作品都试图在转变方向，由此产出许多风格不一的优秀之作，并称“她用中文创造了一个现实社会、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